

在中国古诗

的屋檐下

马利军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在中国古詩 的屋檐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马利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中国古诗的屋檐下/马利军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12

(陶磬文丛/周洪成主编)

ISBN 7-80171-907-7

I. 在… II. 马… III. 古典诗歌—文学欣赏—中国
IV. 1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3721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石油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0.5 字数 1275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907-7

定价:200.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序·语言与诗心

空空

1

怎样读古诗(包括词、曲)?今天仍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个问题,甚至是传统文化教育中的核心问题,这是为诗歌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怎样读古诗是个问题,等于说诗歌教育还是个问题,诗歌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讲着现代汉语的人们并不把古诗当诗读,或者干脆以背诵代读。读是为了理解,背诵是为了占有与炫耀。古谚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也会吟。还是个“读”字,今人掩耳盗铃,把它换成“背”字,让两三岁小孩就开始背古诗。前不久南京一家报纸还报导过九岁双胞胎女在其父亲悉心调教下均能背唐诗六百首呢。这样的“盲人教育”也能叫诗歌教育?时代语境变了,即使是背,古代与现代的功效也必然不同,因为诗歌最重要的语言因素变了,用古代汉语作当代诗或用当代汉语作古诗

都已是天方夜谭。这话可能会惹恼那些遗老遗少们,但是只要他们稍稍将发绿的鼻子探进当代汉诗文本里嗅一嗅,便能闻出此话不虚。时代车轮滚滚,谁也不能阻挡,但诗歌源流永在,谁也不能绕开。我们可以学学西方人讲真话的勇气,他们说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必定是误读,如果我们在古今问题上进行“阶级扩大化”,是否也可推导出误读呢?这个词是很刺耳,但承认了我们才可能着手去探讨。

几十年的学校教育已形成了可怕的诗歌教学模式,这个模式直接派生出阅读模式,它是一种文学的“通读法则”,即时代背景、诗人经历、诗歌思想、词语解释、典故讲说,最后背诵解决。我们可称之为准确的误读或标准化的误读。我们的课堂实际上没有把诗当诗教,而把它当作古代汉语教学的附庸。当然不排除这样的读法有其良好的愿望,因为时隔久远,读诗前想尽可能贴近,尽可能进行经验还原,这近乎阅读者的本能,但决非初衷,初衷是理解与欣赏,现在却把这些手段本身当作全部诗歌阅读内容,实是误读中的误读。民间的误读方式是背诵,不加任何意义的阐释,殊不知今人语言大变,语境迥异,所能记住的只是语言的棺木,恐怕留到终生也腐烂不了,哪里能探知棺木里的真相。多年前,为复兴传统文化,进一步打破传统与现代的隔阂,让更多的人接近古代典籍,一些人纷纷从事古籍今译的工作,现在有人从中得到启示,竟已开启把古诗翻译成今诗伟业(其中有无市场利益驱使不得而知),实不知这犹如在旧棺木外套一新棺木,诗被裹得更严了。

误读本很正常,可看看这些面孔,哪一个不是掌门的嘴脸,都想争夺话语权,诗歌艺术本身却被遗忘了。我们该关注诗歌艺术上的误读,着眼于继承与创新的误读了。当年美国诗人庞德曾受中国古诗的影响,准确地说是受唐代二流诗人寒山诗的影响,创立

风靡世界诗坛的意象派。他那二手货翻译若让懂英文的中国人看了定会摇头，是误读成全了他，成全了世界诗坛，但这不重要，寒山诗能不能代表唐诗真正水平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诗人在解读，在诠释，并被自己的笔深深地吸引住了。

2

中国有过当代诗人读古诗的文本吗？也许有，但与大众与青年学生是隔绝的。因为那是用我们祖先的语言写就的诗歌，没有人敢造次，敢随心所欲地误读，那会被骂没有学问，没有修养，所以有，也定是咬文嚼字引经据典探讨源流比探讨诗艺本身还多的文字。这种担心终于让我们渐渐失去了接近古诗人诗心的能力，翻开唐诗宋词鉴赏辞典，看到撰写鉴赏文字的全是那样可敬可佩的学者，他们孜孜不倦做着文化传承的工作，可他们千篇一律的文字套路却只会败坏一代又一代人的胃口。

青年诗人马利军，一个曾在地质勘探队工作过的石油诗人，一个走遍南疆、内蒙古和黄河口的诗人，在南京大学读书的诗人，从学术腹地睁开了自己的眼睛，勇敢地把诗歌的道义揽在身上，说做就做，从他计划到付诸实施不到半年，令人惊讶地完成了这一创举。面对他的手稿如面对佳酿，读他的文字让人恍若看见现代汉语的溪流所到之处一颗颗诗心慢慢恢复了跳动，我从未有过这样读古诗的奇妙经验，若不是我孤陋寡闻，读书太少，那么这一手稿的价值我是认定了。

想想诗人马利军的性格和他的诗路其实已经昭示了他会走这一步。诗人马利军是出了些名气的，我们常在一起为当代诗歌的出路相互扔石头，彼此站立的位置都很明了，他明确地说过，他要

继承陶渊明王维柳宗元等人的诗艺理念。现在想起来,他肯定是早早做了一番功夫的,而他诗歌走的正是呈现的路子。我曾说要为此写一篇东西,可惜至今没有时间兑现。我说这种呈现的诗路是从语言对外界描述的渐渐推进中展露意味的,它创造的是一个从物象到心象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既非客观物象,亦非典型的心象,从而使诗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读者借助语言符号的语义自然推衍参与到诗歌心象的建构中。但显然马利军的雄心不止在这一条路上。

诗人马利军承认这是些误读的文字,我们任何时候都逃脱不了这一命运,在共时状态下,误读一样会像影子跟踪我们入室,我们的文化就在误读中累加起来。可他的误读比以往任何鉴赏更靠近古诗人的诗心,他用现代汉语的铁锹去铲古诗山头的花草,试图去理解它的气候、土壤特性和营养构成。一个当代诗人对古代诗歌与诗人的误读,那必然是一种语言和想象力的激活,于古诗,于当代诗歌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说中国是“诗歌大国”,恐怕不会把现当代的中国包括进去的,现代汉语诗歌还没有资格与唐诗宋词坐一起开圆桌会议,因为我们仍在模仿中走路,不小心蹿远几步也并不显示真是实力所为。隔了语言的门板,就需要时常叩门,这样才有交流,以此诗心与彼诗心交流,碰撞与论争,以热流去融化。拿图式理论说,我们总以现有的图式去理解过去与未知,不断调整磨合之后,才可能产生新的认知图式。所以误读必不可少,一个诗人对另一个时空中的诗人的误读必不可少,误读是碰撞的另一书写形式,即使我们还迎不来曙光,却能以碰撞中的火光聊以自慰。

在马利军看来,李白是中国的酒神,他让李白起死回生自己说话:“咱们中国多的是日神精神,少的是酒神精神。”

马利军认为中国有“诗歌宗教”的传统,它是从陶渊明开始的,他在《“诗教”就这样开始》一文中勇于与“文学就是人学”的观点唱反调,提出“诗歌首先应该是自然学”。

马利军在解读柳宗元《江雪》诗的时候有神来之笔,他说“毕竟,‘独’只是一个数字概念,却不是精神上的概念”,以此推断“简洁的背后并不一定是孤独”。

马利军以他自己对生命的超脱想法去对照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这是诗心的一次令人动容的贴近,他说牧童好像在告诉人们放下断肠的忧伤,“当你们走进村庄,赏一赏杏花,喝几杯米酒,就会明白,你们其实是与天地共饮,与逝去的先人、友人们共饮,所谓的死亡其实就是生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马利军敢于说出《清平乐·村居》是他发现的辛弃疾最完美的作品,只此一首。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此诗采用是呈现的手法,朴素简洁明了,却让人回味无穷。他劈头就断言用典是对诗歌的最大伤害,主张无论古诗新诗都不宜用典。

……

所有这些观点就观点本身来说都大有商榷之处,马利军并不担心出现异议,他只管贡献他的一次对古诗诗心的激活,他是在做一个诗人才有资格踏上的诗歌之旅,那些诗艺之外的聒噪他大可不管。我曾就用典问题与他争论,我说用典不能造成双关的痕迹,

最怕词语是别人的，感觉也是别人的，当一个诗人的知识储备化为他的日常用语时，用典亦未尝不可。我知道，这样的话他还是会放在心上想想的。

我很清楚马利军为何对陶渊明诗情有独钟，就那首为人熟读的《饮酒·结庐在人境》来说，我也曾写过类似的文字，发觉自己对“真意”的解读似乎盗窃了马利军的眼光，特此录下：

此情此景中，一个历经沧桑的人如何不感慨往日所经过的人生误区呢？所谓真意，包含着对他自己以往人生的认识，应指在这样的情境里突然悟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处，而这与当前之象息息息相关，如何能用抽象的语言把它概括出来？所以我觉得陶渊明开辟了中国诗歌的一条新路子，他让自然现象自在地呈现它自身，人仅仅是其中一个道具，他的眼光既是他自己的也不是他自己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所悟到的“真理”已由现象本身所呈示。这种诗歌手法也是他作为隐士的人生观的根本体现，唐代山水诗人们发扬了这手法，美国现代诗人庞德翻译的唐诗人寒山的作品也是这一类，所以英美现代诗中的意象派要追根溯源的话，应追到陶公。陶诗与中国诗歌源头经典有别，《诗经》朴素，其比兴还是重直抒胸臆，《离骚》浓彩，象征比喻繁复缤纷，两者共同点是，都把自然处理成人眼中之自然，“真意”全在人而不在自然本身。陶诗恰恰相反，所以人们很难从中读出诗人在排遣矛盾与痛苦的另一面。

诗歌是语言艺术，归根到底我们要打通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生命流转秘道，马利军在《天涯共此时》里用各自拆碎词语的方式尝试连接，这是我最为欣赏的一种方式，而他往往在别的篇章里又跳向了全新的方式。这于读者来说绝对又是一个阅读的兴奋点，所以我说阅读他的手稿的欣悦还有一部分是从他几乎一篇

一个新的写作样式里产生的,或对话,或独白,或学术笔法,或戏剧笔法,或词典释义式,或主题词提示式,或干脆以原诗为基础抒写新诗,如何能忍住不在这些精灵般的文体形式前做一次深呼吸?

2004 年 8 月 28 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序·语言与诗心·····	(1)
从伊人开始·····	(3)
在远古的田野上·····	(9)
当游子的背影越来越远·····	(15)
沧海已是桑田·····	(23)
“诗教”就这样开始·····	(32)
大草原的文学能量·····	(43)
浩大的宇宙让我们无助·····	(51)
寻找同一个月亮·····	(56)
最好的诗歌是黄河·····	(61)
生命在西部狂舞·····	(65)
心灵深处的雷声·····	(69)
从“诗雄”到“诗佛”·····	(74)
把万古长愁酿成一杯酒·····	(82)
拭去游子的眼泪·····	(95)
从堂前的枣子说起·····	(100)
羁旅之愁的数学公式·····	(112)
走进《滁州西涧》之中的“西涧”·····	(116)
中唐的温暖·····	(121)

简洁画面的背后并不一定是孤独·····	(126)
七八五年和一九九〇年·····	(132)
江南的烟雨中·····	(137)
完美的诗和不完美的诗·····	(143)
半两黄金·····	(149)
三行诗词留春秋·····	(156)
无可奈何花落去·····	(161)
说不清的《蝶恋花》·····	(167)
到此山中看一看·····	(171)
惊起一滩鸥鹭·····	(177)
“主旋律”的力量·····	(182)
怎样才能回到久违的乡下·····	(186)
溪上青青草·····	(190)
吏不扣门门户静·····	(195)
“深秋”与“初冬”的临界点·····	(198)

蒹葭(秦风)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文学艺术并非起源于生产劳动。

诗的起源，学术界比较认同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里的趣语：“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也就是说，这种“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就是最早的诗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开篇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就是“文学艺术是起源于生产劳动。它的产生一直要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读到这些文字，我半天没有回过神来。生产劳动？难道真是这样吗？我认为这样的判定多少有些武断。——如果就诗论诗，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是，我国远在公元前6世纪编成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性的本能意识或说是情爱关系才是中国诗歌的滥觞。

从伊人开始

A. 身影。

台湾女作家琼瑶的作品从 80 年代起,在大陆年轻人中几度风靡。影响过后,有人开始反思了,有人对琼瑶现象持肯定态度,有人对琼瑶大肆攻击……不管怎样,琼瑶的作品能够在大陆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肯定是有原因的。琼瑶的小说我没读过,但我在高中时代就非常喜欢由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大约 1989 年,当我无意中听到邓丽君演唱的《在水一方》(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后,接近整整半年,我反复地吟唱这首歌。歌声勾起了我内心某种越来越强列的东西。那时,我所在的“高二文科班”已有同学偷偷摸摸地谈恋爱,我尽管没有谈恋爱,心中却模模糊糊有了一个“在水一方”的佳人。当我读了《诗经》里的《蒹葭》,那个“佳人(伊人)”的身影开始清晰了……

转瞬之间,15 年的光阴已统统逝去。现在想来,琼瑶作品之所以能在大陆产生空前的影响,最大原因只有一个:她以最简洁、深情的文学语言,把千千万万的读者带入了那久居民间的美神“伊人”身边。

B. 模糊。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追溯本源,诗歌是它最古老的文学样式。

诗的起源,学术界比较认同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里的趣语:“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鲁迅的意思是,这种“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就是最早的诗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开篇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就是“文学艺术是起源于生产劳动。它的产生一直要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读到这些文字,我半天没有回过神来。生产劳动。难道真是这样吗?我认为这样的判定多少有些武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可以作证:单是文字记载以前的那些诗歌就根本无从考据。——即使我们发现了某些文字记载,也由于文字来源已古,且真伪难辨,已无法给诗歌的起源任何明证了。所以,任何给诗歌确定源流的做法只能是虚幻的假设,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C. 滥觞。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读着这样的诗句,我更愿意承认诗歌的源头在那苍苍茫茫的蒹葭深处。

蒹葭深处有着我国先民最原始的人性冲动,有一条条情爱之

河,有一个世人苦苦寻找的最美佳人。因了这种情爱,天地开始属于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有了共同的社会关系。有了社会关系,就有与之相适应的民俗文化不断地产生、变迁、发展。

此可谓男女相悦,万物化生。

心理学哲学大师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社会的风俗、习惯、宗教戒律、道德规范等等归根到底都是在对人的性本能的一种节制过程中而产生的。一切文学艺术和科学都是出于人的性本能冲动的“升华”。费氏的学说指出了潜意识中性本能的主体作用。

大家都知道女娲造人的神话。可是,女娲为什么要造人呢?女娲为什么不一个人独享天地的荣华?原因依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当盘古开辟天地之后,女娲在荒凉天地中感到了无法承受的孤单和寂寞。她必须造人,必须依照自己的形体造大量的男人和女人。她要让男人和女人互相吸引,享受爱。

当然,用神话来说事有些远了。抛开这些,就诗论诗,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是,我国远在公元前6世纪编成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性的本能意识或说是情爱关系是怎样成为了中国诗歌的滥觞。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等等。

先民有这样的诗句是很自然的事情。先民们的社会生活条件尽管极其低下,但由于他们出于内心深处对爱和本能的追求,他们最初的歌唱也就离不开情爱和婚姻生活中的日常细节、寻常事件或各色人物。